

T A O W A N G D E R I Z

逃亡的日子

高小林 / 著



化城出版社

说来奇怪，当牛洪直挺挺的倒在我的脚下，用友好的白眼翻了我几眼就这么如此草率如此不负责任地与世长辞之后，一股极度兴奋之情竟油然而生，四肢及整个身躯也像八年前刚结婚时充满了似乎是永远也使不完的劲儿。我愉快地吹起口哨，与窗外的麻雀同声合唱一首相当甜蜜而又婉转的歌。然后我从床下一只精美的纸盒子里取出一双真正的耐克牌旅游鞋，边往脚上套边想，当初我连眉头都没皱一下就花了三百元买的这双鞋算是真正派上用场了。

数小时之后，我贴身衬衣的两只口袋里又奇迹般地塞满了五十元一百元的大额钞票，我十分仔细地将两只口袋用别针别好，然后就突然悲哀地意识到：我的形象算是彻底的完蛋了。

这些可爱的钞票全部来自我的四位好友，我几乎是一字不差地对他们说我可以从一位刚从美国回来的朋友那里为他们按银行的牌价兑换到一笔美元。美元的银行牌价与黑市价有天壤之别，用牌价换到美元等于是发了一笔小财。四位朋友真他妈的有钱，立刻从什么地方掏出大把的钞票塞给我，没有半点迟疑，我则也全然没有那种欺骗自己朋友之后的那种负罪感。

咪咪自然也是这四个朋友中的一个，她不但将钱塞给我，同时又不失时机地给了我一个甜蜜的吻。这吻不仅说明我们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而且让我的脸在这一瞬间涨的像

猴子屁股一样红。

“好事是忘不了咪咪的哟。”

咪咪用光滑白嫩的胳膊搂住我的脖子，软软的双唇触着我的面颊，话语中充满了骄娇之情。与此同时，我几乎就差那么一点点就将事情的全部真象告诉她了。但话到嘴边，终于又让我咽回肚里，因为我无法知道她听了之后究竟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这如同一次妻子外出学习与我分别数月再次与我同床时，我终于没有将咪咪的事告诉她一样。为此我曾不止一次地向咪咪讲，你是知道我全部世界的唯一的女人。如今，她与妻子再别无二样，都成为被我所欺骗的这个世界上我所最爱的两个女人。我也是她们所最爱的男人。当然，这是在妻子不知道咪咪和咪咪不知道我拿了她的钱不是给她换美元而是逃之夭夭如同遁了一样的前提下的事。

咪咪自然不会轻易放走我，我则权当与她做最后的诀别。完事之后，瞧着她无限满足地躺在床上的样子，我突然想到，与同床共枕的结发之妻却只能在电话上说几句最后告别的话，可真是残酷真是让人心里不好受呀！

聪明的妻子立刻猜出发生了什么事，话语竟一下子哽咽起来。

“难道连面也不能再见一下了吗？”妻子说这话时仍然那样动听，这使我略感安慰。年过三十的妻子仍像一朵初放的荷花，妩媚娇艳，让除我之外的一切男人吃惊与羡慕，肯定不乏想把她搞到手的人，因此妻子若再嫁简直是易如反掌。至于儿子冬冬，我们早已商量好，是不会让他受到任何损害的，冬冬是我们的一切，我之所以下决心走这条死路，难道不是为了他吗？

早在数月之前，我就下决心迟早让牛洪陈尸我的脚下。当我将这一打算告诉妻子时，她恐惧的表情使她变得更加美丽而让我永生难忘，她当时趴在我的胸膛上轻声地问我难道非这样不行吗？

妻子从来都是用商量的口吻讲话的。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的她自小就有很好的家教，言谈举止无论是大家闺秀还是小家碧玉都是与她所不及的。

“我看还是不要见面了吧，况且有许多的不方便。”我想我还不到最后绝望的地步，因此不想让她过早地为我悲伤。

“那么冬冬呢，儿子总是要见一面的吧，不然对他的打击可是太大了。”

妻子什么事想得都非常周到，难得有一点的疏漏。咪咪则是不然，为一时的痛快，有时竟不顾冒很大的风险。这大概

就是妻子与情人之间的区别吧。

“我会去幼儿园看他的，我给他买了玩具，眼看六一就要到了。”

“不需要什么了吗？你把存折上的钱全带走……唉，就是全带走也没多少呀……”妻子感叹着，又不死心地道：“告诉我乘哪次车，让我在远处看一下你的背影也好啊！”

“我弄到了足够的钱，在他们没抓到我之前，够我潇洒一阵子的了，况且我还是可以设法去赚钱的……哎呀，跟你可真是够罗索的，我可要放电话啦。”

话筒传来妻子的沉默，只有嗡嗡的电流声。我真怀疑妻子真的把电话给挂了，许久，我才轻轻对话筒道：

“还在听吗？”

“嗯……”

“那冬冬就全靠你了，嗯，还有……我爱你！”虽是结婚多年，可这是我第一次向她说这三个字。之后，我毅然放下话筒，泪水也就止不住地淌了下来。

冬冬抱着我花二百元钱给他买的变形金刚眼睛都笑眯了。

“爸爸真好！”冬冬乖的让人心疼。

站在一旁的幼儿园老师有些不高兴了，撅起嘴巴像是埋怨什么人似的对我说：

“你怎么给他买这么贵的东西呀，难道你没想到这样会把他给惯坏的吗？”

我无言以对，只得不住地说对不起对不起。然后，我象一切电影中所描述的那样，告诉冬冬爸爸要出差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爸爸回来还要给我买玩具的吗？”

我刚要答应他，看到站在一旁的幼儿教师，只得无奈地朝她摊开双手：

“瞧，已经惯坏了。”

幼儿教师抿嘴一笑。她笑得很甜，笑起来腮边现出两只浅浅的酒窝。

“爸爸再见。”

冬冬说完，拔腿就跑开了。瞧着他的两只小腿有力地敲打着坚实的地面，敲出一连串咚咚的鼓点，我的心情一下子振奋起来，自己这样做可真是值得呀！

冷静想来，牛洪所说的一切可能并不是真的要去实行，不过是恐吓而已，甚至不过是说说罢了。自然，假如能因此敲到一些钱财或其他什么的，对他来说就应该是满足的了。

可是，谁又能保证牛洪只是为了恐吓呢？

当我第一次向妻子讲这件事时，妻子竟吓的战抖起来，最后用几乎是向什么人乞求似的口吻说，别说是儿子冬冬，就是我也还是很年轻的呀！

虽是这样，妻子始终没有一句指责，在我的怀抱里，依然是小鸟依人般的温顺可爱。我终于明白，自己当初的决定实在是太轻率了，起码也应该征求一下妻子的意见呀。结果，自己头脑一热就将事情弄到这种地步，到头来不仅要让妻子一同担心受怕，甚至还很有可能代我成为牺牲品。因为牛洪口口声声说要找我的老婆孩子算帐的。

作为对策，我和妻子首先想到的都是报警。我去了公安局，一位与我年龄相差无几的年轻警察接待了我。这位警察长的很英俊，使人自然就联想起西方警匪片里警长探长之类的脚色。他的一双眼也是那样炯炯有神，上下打量了我半天之后，又叫来一个女的做记录。他问的很仔细，我回答的也很仔细，想必那女的记的也很仔细，因为我见她那只纤秀的小手在记录纸上让人眼花缭乱地飞舞，没几下便写满了十几张纸。然后，警察让我在每一张记录纸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并按上鲜红的手印，再然后，那警察潇洒的挥了一下手，说你可以

走了。

我惊讶的差点大叫起来。

警察笑了，像是“侃大山”样的与我神聊起来。他先是说他十几年的办案经验来看，除了那位得了诺贝尔奖的马尔克斯编过一篇《事先张扬的杀人案》的小说之外，还没有哪个神志健全的人在犯罪之前先告诉别人提防他的。他又说，当然如果有哪个疯子胆敢以身试法置法律而不顾的话，将势必落得个头破血流粉身碎骨而决不会有好下场的。最后，倒是那位心地善良的女记录员于心不忍，说了一句安慰我的话。

她说，有神圣而又强大的社会主义法律做您的坚强后盾您还有什么理由感到害怕和不放心的呢？

总之，公安局是无法提供特别保护的，那警察指点迷津般地说你为啥不去找找你的工作单位试试呢？

虽然是自己的工作单位，却比公安局还要儿戏，总编社长以及保卫科的几员大将甚至连笔记本之类的东西都没有带，一个个傻口似的象是在听我讲故事。讲到牛洪的恐吓时，保卫科长竟然扑哧笑出声来。

总编没有笑，脸上的表情也挺严肃，说什么事还是多从自身找找原因的好，假如没有牛洪的恐吓，你这位同志大概根本没有料到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吧？

回到家，我左手搂着儿子右手搂着妻子，我想，事到如今，做为丈夫和父亲的我，无论如何是应该挺身而出了。

大概是心灵感应的作用，儿子甜甜的笑了。他睡觉的时候笑的最甜，嘴抿着，眼闭着，像是在吮着一口蜂蜜。

妻子则用那只柔软的手，轻轻扳过我的肩头……

开始之后，我不知又为什么想到，这大概是妻子对我的

报答和感谢吧?这种想法让我感到不快,草草完事之后,撇下意犹未尽的妻子,独自进入梦乡去了。

事情虽是突然发生，却是酝酿已久的事，因此，我非但没有惊慌失措，反而将一切做的有条不紊，先是将所需要的钱如数弄到手，接着就开始准备离开这座城市了。

看着牛洪安然地躺在地上，一种好奇心驱使我伸手扒开他的眼皮，装做内行地看他的瞳孔是否放大。这时我突然想到死鱼的眼睛，心想牛洪的眼睛可比死鱼的眼睛光泽的多了，还能映出我的人影子。让死人看自己，那滋味可是很少有人能够体验到的吧？

为了不给那个长得像电影明星的警察增添麻烦，以求得他的一份好感，好在将来通缉我的通缉令上将我的特征写的不甚详尽或含糊不清，我十分完整地保留了现场。牛洪仍是那样的躺着，四肢张开形成那个著名的“太”字。那根是为元凶的大木棒，也似乎知道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很老实的躺在那一动也不动，等待什么人从上面取下我的指纹。当初在准备什么样的工具时，我曾颇费了一番心思。我自然首先想到的是匕首，便托人从云南卖回一把弹簧跳刀。那跳刀极为锋利，第一次打开它时就让它给划了个很深的口子。想到我那淘气的儿子，我不得不将它束之高阁。后来，又偶然得知弹簧跳刀属凶器类，私藏者公安机关可处以行政拘留十五天的处罚，又从一位朋友那闲聊得知打架时用大木棒最好，抡起来让人难以近身，一棒下去，效果也不会太差。于是，我趁月黑风高之夜将弹簧跳刀甩入公园湖中，又找来一根大木

棒。我还曾经担心这一棒是否可以将牛洪敲死,否则自己无论是坐班房或是逃之夭夭,妻儿仍是要处在牛洪的威胁之下。

我挑选几身换洗衣服叠好放进旅行袋,这些衣服的做工和式样都是比较考究的,我平日就很注意仪表,如今更不愿意邋里邋遢让人从外表就看出我是个逃犯。脸巾牙膏牙刷香皂剃须刀,除此之外,我还带了打火机和一只小电筒一把小折刀以及一条十分结实的绳子。绳子的用处不可低估,在许多电影所描述的惊险场面中,绳子几乎是化险为夷时所不可缺少的工具。

瞧着款式新颖的旅行袋,我觉得好笑,多像是在准备一次美好旅行呀。

最后,我又带了两样东西,一是儿子的照片,我将它与身份证夹在一起,装在上衣的口袋里,再就是一本我只看了一半的美国畅销作家厄普代克的小说。

当我到了火车站时,正值一列客车进站,我买了张站台票就上了车,甚至没有问它究竟是驶向何方。

列车停留的时间很短,听着它缓缓发出轰鸣,我的心一下子绷紧了,全然没有了那种我认为应该有的“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感觉。

我想到了厄普代克的小说。小说的英文名字叫“RABBITRUN”,译成中文叫《兔子,跑吧》!

“喂，你过来一下！”

当我弄清楚这是在叫我并且看清那是个警察时，我总的感觉是“完了”。我本能地朝四周瞧了瞧，断定要想从那个塞得满满的出站口夺路而逃是毫无希望之后，才边朝警察那边挪蹭着沉重的脚步，边忿忿不平地想，“这也完蛋的太快了吧！”

那警察拽了我一把，我才明白他是让我将旅行袋打开。我机械地照着他说的去做，然后木然地看着他用手在旅行袋中翻来翻去。最后，警察从旅行袋中拿出那把小折刀，伸到我面前，问：

“这是什么？”

“……小刀呀。”我感到自己在逐渐恢复常态。

“我问带这个什么？”

“用呀……削苹果，切西瓜什么的。”

警察狐疑地看了我一眼，又打量了一会儿那把削苹果太大杀人又似乎太小了一点的折刀，才恋恋不舍地将它放回旅行袋，然后“啪”地一声敬礼。

“多谢合作。”

原是一场虚惊。我真有点喜出望外，从网袋中掏出两只苹果，不由分说就塞给那警察。这倒让那个警察打了个怔，忙推说不客气。我说你们也是太辛苦了。这回警察倒是不客气了，说是呀，天这么热。但苹果还是不要。

如果硬塞说不定要引起他的怀疑呢，还是见好就收吧。

我将苹果放回网袋，朝出站口走去，一抬腿，才发觉腿都软了。我恍然，原来自己是在走人生的最后旅程啊！

人生原来是如此值得留恋。

出了车站，由于刚才那场虚惊而没有体验到的酷热迎面扑来，每个人都汗涔涔的连驶过的汽车都甩下一股汗味。我却坦然，用力翕动着鼻孔，眼睛很快便让那些无处不在的穿着碎花短裤的大姑娘小媳妇所吸引，顿感赏心悦目，风也有些凉意了。

虽是漫无目的的仓惶出逃，但在“三伏”天跑进这座全国闻名的“火炉”W城，大概是那些警察们所没有想到的吧？我有些得意，随手花了一块钱买了一张市内交通图，等我把窝安下来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先仔细研究研究它。

我把窝安在一家叫做梔子花的饭店里。“梔子花”是家星级豪华饭店，总服务台的小姐像带了张笑脸面具，问我是包房还是只要一张床位。我信口说随便。这回小姐真的笑了，说付帐可不是随便的哟。

“包房！”我口气坚决，俨然一位大老板或是发了黑财的暴发户。

进了房间，屁股还没挨床，那只红色电话机就响了起来。我先是迟疑了一下，还是拿起了话筒。话筒里马上传来娇滴滴的女人腔：

“先生，我能陪您吃晚饭吗？”

哈哈，那些听起来像是讲故事的事竟也轮到我头上来了，不过我可是不想找麻烦。

“滚你的吧，臭婊子！”我骂道。

“先生，我会让您满意的。”那边却没放电话，声音也似乎

更温柔了。

不知怎的,我没再骂,轻轻放下话筒。

这时,我再也抵不住瞌睡的攻击一下了倒在床上,算算我已是两天两夜没合眼了。

我一觉睡了个天昏地又暗。

栀子花饭店高二十三层，位于饭店最顶部的旋转餐厅是个能让人云里雾里胡思乱想的最佳场所。柔软舒适的坐椅，空调凉风习习，悠扬的乐曲在耳畔飘来荡去，眼睛随便那么一瞥，偌大个江城便透过仿佛是没有遮拦的玻璃窗顷刻出现在你的脚下让你尽收眼底一览无遗了。还有滚烫的咖啡，又香又浓，只轻轻地呷那么一小口，就如同温泉缓缓淌进你的肺腑就仿佛有一只温暖柔软的小手捂住了你的心口。服务小姐几乎无处不在，丰满的臀部千篇一律地被绷得紧紧的随着她那轻盈步履那个颤呀颤呀……嘿，远不止心旷神怡那四个字所包含的那点含义了。

遗憾的是这种感觉只那么一瞬间就消失了，代之的竟是那句良辰美景都付与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的那句美妙的唱词了。

也就是在这当儿，一股要生存下去的强烈愿望开始猛烈地撞击我的心扉。我的心跳在急剧地加速，呼吸困难，接着全身也开始剧烈地颤抖起来，柔软的座椅此时仿佛成了一座冰冷的墓穴，我置身其中恐惧地想象自己的尸体如何腐烂发臭如何变为泥土以至最终同地球一起爆炸而化作宇宙的尘埃没有感情没有思想没有知觉地永远飘浮在黑暗寂莫的空间。此时我才真正感到自己逃亡的最初动机是多么的肤浅，实际上还是在将牛洪一棍子打倒在地的时候我便是开始向死亡进行殊死搏斗了。

中国人讲究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却不知与死斗才是最伟大之举。

一经给自己下了“伟大”的定义，我便感到自己的一切不仅很快就恢复了正常而且全身充满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就连被装热咖啡杯子烫的红肿的手也如同是攥着一只小太阳似的在不断地向我提供着巨大的热能。于是我优雅地举起手：

“小姐。”

话音未落，小姐就神奇地出现在我的面前。

“先生，您还要点什么？”

我原本没想要什么，但我马上就改变了主意：

“哦……你能否帮我找一块小镜子？”

“小镜子？”服务小姐奇怪地看着我。

“对，”我边用手比划着：“就是你们用来化妆的那种小镜子。”

服务小姐真是聪明，说了句请稍等就飘然而去又转瞬而来将一只精巧的小镜子放在我的掌心而且没有忘记提醒我这是私人物品请不要忘记归还哟。这让我很感动，心想自己若是这么快就完蛋，连这位不相识的服务小姐也是对她不起的呀。

用手掌心托着外壳呈桃形的小镜子，我一边卑鄙地悄然体验完服务小姐留在上面的最后一丝温馨，一边开始用最挑剔的眼光在自己那张曾经让妻子和咪咪全都一见钟情的面孔上寻找让人觉得有充分理由进行整容或曰美容的缺陷。可想而知，我花了整整二十分钟盯着那只小镜子不放的最后结果令人沮丧，然而，也就是在当我要将目光从小镜子上挪开

的那一刹那，一张躲在小镜子深处的美艳面孔磁住了我的眼睛。真美，美的用文词说是可以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用粗话说像是晚上见着老婆让人发燥发热……以至当这张绝美的面孔淡淡一笑我就情不自禁地掉转头去献媚地道了一句你好之后才发觉她根本就不是在看我也丝毫不觉得难堪。

漂亮姑娘对我的问候像是早有所料但仍然不过是报以嫣然一笑，然后就又开始专心致至地品尝盘中的一块精美的蛋糕。她吃蛋糕的姿势也同她的脸蛋一样让人着迷，笋样的十指尖尖全都以各不相同的姿势弯曲着，相互保持着一种和谐并极富韵律感的美妙关系。漂亮姑娘的发型看似有些零乱简单却明显地隐藏着姑娘独运匠心，我想象着她是怎样抬起修长的手臂将头发拢入脑后如同打绳扣似的系了个大蝴蝶结，与此同时，一小绺黑发从左耳边的鬓角处悄然落下，娇气十足地打了几个旋儿之后，就仿佛知道那姑娘的第二只衣扣没扣似的及其下流地指引着你的目光在抚摸象牙瓷般的脖颈之后长驱直入姑娘的前胸这时你就会惊喜地发现一对叼着两只红樱桃小白鸽就要扑啦啦地飞了出来。

漂亮姑娘吃完了最后一口蛋糕，让人惊奇的是她不用餐巾而是伸出红嫩的让人心疼的舌尖将沾在手指上的奶油舔净，接着再用这些被舔过的手指不慌不忙地扣上那第二只纽扣，然后又举起这些手指招来服务小姐说由这位先生买单。趁服务小姐迅速去取帐单的当儿，漂亮小姐用我似乎耳熟的口音对我说了句让我感到无地自容的话：

“总不能白看吧，您说？”

漂亮小姐说完之后站起身，我以为她会马上走掉，她却俯过身来，用让人以为是一个外国女人在向她的男朋友道别